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四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

世事紛紛如弈棋，輸贏變幻巧難窺。但存方寸公平理，恩怨分明不用疑。

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，長安有一士人，姓房名德，生得方面大耳，偉幹豐軀。年紀三十以外，家貧落魄，□分淹蹇，全虧著渾家貝氏紡織度日。時遇深秋天氣，頭上還裹著一頂破頭巾，身上穿著一件舊葛衣，那葛衣又逐縷綻開，卻與蓑衣相似。思想：「天氣漸寒，這模樣怎生見人？」知道老婆餘得兩匹布兒，欲要討來做件衣服，誰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，器量最狹，卻又配著一副悍毒的狠心腸。那張嘴頭子又巧於應變，賽過刀一般快，憑你什麼事，高來高就，低來低答，死的也說得活起來，活的也說得死了去，是一個翻唇弄舌的婆娘。那婆娘看見房德沒甚活路，靠他吃死飯，常把老公欺負；

房德因不遇時，說嘴不響，每事只得讓他，漸漸有幾分懼內。

是日，貝氏正在那裡思想：「老公恁般的狼狽，如何得個好日？」

卻又怨父母嫁錯了對頭，賺了終身。」心下正是□分煩惱，恰好觸在氣頭上，乃道：「老大一個漢子，沒處尋飯吃，靠著女人過日，如今連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豁，說出來可不羞麼？」

房德被搶白了這兩句，滿面羞慚。事在無奈，只得老著臉，低聲下氣道：「娘子，一向深虧你的氣力，感激不盡。但目下雖是落薄，少不得有好的日子。權借這布與我，後來發跡時，大大報你的情罷！」貝氏搖手道：「老大年紀，尚如此嘴臉，那得你發跡？除非天上吊下來，還是去那裡打劫不成！你的甜話兒哄得我多年了，信不過。這兩匹布，老娘自要做件衣服過寒的，休得指望。」房德布又取不得，反討了許多沒趣。欲待廝鬧一場，因怕老婆嘴舌又利，喉嚨又響，恐被鄰家聽見，反妝幌子。敢怒而不敢言，憋口氣撞出門去，指望尋個相識告借。

走了大半日，一無所遇。那天卻又與他做對頭，偏生的忽地發一陣風雨起來。這件舊葛衣被風吹得颼颼如落葉之聲，就長了一身寒慄了。冒著風雨，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。那寺名為雲華禪寺。房德跨進山門看時，已先有個長大漢子，坐在左廊檻上。殿中一個老僧誦經。房德就向右廊檻上坐下，呆呆的看著天上。那雨漸漸止了，暗道：「這時不走，只怕少刻又大起來。」卻待轉身，忽掉轉頭來，看見牆上畫了一隻禽鳥，翎毛兒、翅膀兒、足兒、尾兒，件件皆有，單單不畫鳥頭。天下有恁樣空腦子的人，自己饑寒尚且難顧，有甚心腸，卻評品這畫的鳥來。想道：「常聞得人說，畫鳥先畫頭，這畫法怎與人不同？卻又不畫完，是甚意故？」一頭想，一頭看，轉覺這鳥畫得可愛。乃道：「我雖不曉此道，諒這鳥頭也沒甚難處，何不把來續完。」即往殿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，蘸得墨飽，走來將鳥頭畫出，卻也不□分丑。自覺歡喜，道：「我若學丹青，倒可成得。」剛畫時，左廊那漢子就挨過來觀看，把房德上下仔細一相，笑容可掬，向前道：「秀才，借一步說話。」房德道：「足下是誰？有甚見教？」那漢道：「秀才不消細問，同下去，自有好處。」

房德正在困窮之鄉，聽見說有好處，不勝之喜，將筆還了和尚，把破葛衣整一整，隨那漢子前去。此時風雨雖止，地上好生泥泞，卻也不顧。離了雲華寺，直走出昇平門，到樂游原旁邊。這所在最是冷落。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，連叩三聲，停了一回，有個人開門出來，也是個長大漢子。看見房德，亦甚歡喜，上前聲喏。房德心中疑道：「這兩個漢子，他是何等樣人？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？」問道：「這裡是誰家？」

二漢答道：「秀才到裡邊便曉得。」房德跨入門裡，二漢原把門撐上，引他進去，房德看時，荊藿滿目，衰草漫天，乃是個敗落花園。彎彎曲曲，轉到一個半塌不倒的亭子上，裡面又走出□四五個漢子，一個個身長臂大，面貌猙獰。見了房德，盡皆滿堆下笑來，道：「秀才請進。」房德暗自驚駭道：

「這班人來得蹊蹺！且看他有甚話說。」眾人迎進亭中，相見已畢，遜在板凳上坐下，問道：「秀才尊姓？」房德道：「小生姓房，不知列位有何說話？」起初同行那漢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眾弟兄乃江湖上豪傑，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。只為俱是一勇之夫，前日幾乎弄出事來，故此對天禱告，要覓個足智多謀的好漢，讓他做個大哥，聽其指揮。適來雲華寺牆上畫不完的禽鳥，便是眾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，取羽翼俱全、單少頭兒的意思。若合該興隆，天遣個英雄好漢，補足這鳥，便迎請來為頭。等候數日，未得其人。且喜天隨人願，今日遇著秀才恁般魁偉相貌，一定智勇兼備，正是真命寨主了。眾兄弟今後任憑調度，保個終身安穩快活，可不好麼？」對眾人道：「快去宰殺牲口，祭拜天地。」內中有三四個，一溜煙跑向後邊去了。

房德暗訝道：「原來這班人，卻是一伙強盜！我乃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何做恁樣事？」答道：「列位壯士在上，若要我做別事則可，這一樁實不敢奉命。」眾人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房德道：「我乃讀書之人，還要巴個出身日子，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？」眾人道：「秀才所言差矣。方今楊國忠為相，賣官鬻爵，有錢的便做大官。除了錢時，就是李太白恁樣高才也受了他的惡氣，不能得中，若非辨識書畫，恐此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。不是冒犯秀才說，看你身上這般光景，也不像有錢的，如何指望官做？不如從了我們，大碗酒，大塊肉，整套穿衣，論秤分金，且又讓你做個掌盤，何等快活散誕！倘若有些氣象時，據著個山寨，稱孤道寡，也由得你。」房德沉吟未答。那漢又道：「秀才□分不肯時，也不敢相強。但只是來得去不得，不從時，便要壞你性命，這卻莫怪。」都向靴裡，颼的撥出刀來，嚇得房德魂不附體，倒退下□數步來道：「列位莫動手！容再商量。」眾人道：「從不從一言而決，有甚商量？」房德想道：「這般荒僻所在，若不依他，豈不白白送了性命，有那個知道？且哄過一時，到明日脫身去出首罷。」算計已定，乃道：「多承列位壯士見愛，但小生平昔膽怯，恐做不得此事。」眾人道：「不打緊，初時便膽怯，做過幾次，就不覺了。」房德道：「既如此，只得強從列位。」眾人大喜，把刀依舊納在靴中道：「即今已是一家，皆以弟兄相稱了。快將衣服來，與大哥換過，好拜天地。」便進去捧出一套錦衣，一頂新唐巾，一雙新靴。房德打扮起來，品儀比前更是不同。眾人齊聲喝彩道：「大哥這般人品，莫說做掌盤，就是皇帝也做得過！」

古語云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房德本是個貧士，這般華服，從不曾著體；如今忽地煥然一新，不覺移動其念，把眾人那班說話，細細一味，轉覺有理，想道：「如今果是楊國忠為相，賄賂公行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。像我恁樣平常學問，真個如何能夠官做？若不得官，終身貧賤，反不如這班人受用了。」又想起：「見今恁般深秋天氣，還穿著破葛衣，與渾家要匹布兒做件衣服尚不能夠。及至仰告親識，又並無一個肯慨然周濟，看起來倒是這班人義氣。與他素無相識，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穿著，又推我為主。便依他們胡做一場，倒也落過半世快活。」卻又想道：「不可不可。倘被人拿住，這性命就休了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把腸子攪得七橫八豎，疑惑不定。只見眾人忙擺香案，抬出一口豬，一腔羊，當天排下，連房德共是□八個好漢，一齊跪下，拈香設誓，歃血為盟。祭過了天地，又與房德八拜為交，各敘姓名。少頃擺上酒肴，請房德坐了第一席，肥甘美醞，恣意飲啖。房德日常不過黃樛淡飯，尚且自不週全，或覓得些酒肉，也不能夠趁心醉飽，今日這番受用，喜出望外，且又眾人輪流把盞，「大哥」前，「大哥」後，奉承得眉花眼笑。起初還在欲為未為之間，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做這樁事了。想道：「或者我命裡合該有些造化，遇著這班弟兄扶助，真個弄出大事業也未可知。若是小就時，只做兩三次，尋了些財物，即便罷手，料必無人曉得。然後去打楊國忠的關節，覓得個官兒，豈不美哉！萬一敗露，已是享用過頭，便吃刀吃剮，亦所甘心，也強如擔饑受凍，一生做個餓殍。」有詩為證：

風雨蕭蕭夜正寒，扁舟急槳上危灘。

也知此去波濤惡，只為饑寒二字難。

眾人杯來盞去，直吃到黃昏時候。一人道：「今日大哥初聚，何不就發個利市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言之有理。還是到那一家去

好？」房德道：「京都富家，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為最。況且又在城外，沒有官兵巡邏，前後路徑，我皆熟慣。只這一處，就抵得□數家了。不知列位以為何如？」眾人喜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這老兒我們也在心久矣。只因未得其便。」

不想卻與大哥暗合，足見同心。」即將酒席收過，取出硫磺、發硝、火把、器械之類，一齊紮縛起來。但見：

白布羅頭，禪鞋兜腳。臉上抹黑搽紅，手內提刀持斧。橐囊剛過膝，牢拴裹肚；衲襖卻齊腰，緊纏搭膊。一隊麼魔來世界，數群虎豹入山林。

眾人結束停當，挨至更餘天氣，出了園門，將門反撐好了，如疾風驟雨而來。這延平門離樂游原約有六七里之遠，不多時就到了。

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鷲的族兄，家有敵國之富，名聞天下，玄宗天子亦嘗召見。三日前，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，告知王鷲，責令不良人捕獲，又撥三□名健兒防護，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，正撞在網裡。當下眾強盜取出火種，引著火把，照耀渾如白晝，輪起刀斧，一路砍門進去。那些防護健兒並家人等，俱從睡夢中驚醒，鳴鑼吶喊，各執棍棒上前擒拿。莊前莊後鄰家聞得，都來救護。這班強盜見人已眾了，心下慌張，便放起火來，奪路而走。王家人分一半救火，一半追趕上去，團團圍住。眾強盜拼命死戰，戳傷了幾個莊客，終是寡不敵眾，被打翻數人，餘皆盡力奔脫。房德亦在打翻數內，一齊繩穿索縛。等至天明，解進京兆尹衙門，王鷲發下畿尉推問。

那畿尉姓李名勉，字玄卿，乃宗室之子。素性忠貞尚義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濟世安民之志。只為李林甫、楊國忠相繼為相，妒賢嫉能，病國殃民，屈在下僚，不能施展其才。這畿尉品級雖卑，卻是個刑名官兒，凡捕到盜賊，俱屬鞫訊；上司刑獄，悉委推勘。故歷任的畿尉，定是酷吏，專用那周興、來俊臣、索元禮遺下有名色的極刑。是那兒般名色？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「犢子懸車」可畏，「驢兒拔廠」堪哀。「鳳凰曬翅」命難挨，「童子參禪」魂碎。「玉女登梯」最慘，「仙人獻果」傷哉。「獼猴鑽火」不招來，換個「夜叉望海」。

那些酷吏，一來仗刑立威，二來或是權要囑托，希承其旨；每事不問情真情枉，一味嚴刑鍛鍊，羅織成招。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，到此也膽喪魂驚，不知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。

惟有李勉與他尉不同，專尚平恕，一切慘酷之刑，置而不用，臨事務在得情，故此並無冤獄。

那一日正值早衙，京尹發下這件事來。□來個強盜，並五六個戳傷莊客，跪在一庭；行兇刀斧，都堆在階下。李勉舉目看時，內中惟有房德，人材雄偉，豐彩非凡，想道：「恁樣一條漢子，如何為盜？」心下就懷個矜憐之念。當下先喚巡邏的並王家莊客，問了被劫情由；然後又問眾盜姓名，逐一細鞫。俱係當下就擒，不待用刑，盡皆款伏，又招出黨羽窟穴。李勉即差不良人前去捕緝。問至房德，乃匍匐到案前，含淚而言道：「小人自幼業儒，原非盜輩。止因家貧無措，昨到親戚處告貸，為兩阻於雲華寺中，被此輩以計誘去，威逼入伙，出於無奈。」遂將畫鳥及入伙前後事，一一細訴。李勉已是惜其材貌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，便有意釋放他。卻又再想：

「一伙同罪，獨放一人，公論難泯；況是上司所委，如何回覆？」

除非如此如此。」乃假意叱喝下去，吩咐：「俱上了枷杻禁於獄中，俟拿到餘黨再問。砍傷莊客，遣回調理。巡邏人記功有賞。」發落眾人去後，即喚獄卒王太進衙。

原來王太昔年因誤觸了本官，被誣構成死罪，也虧李勉審出，原在衙門服役。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，凡有委托，無不盡力，為此就差他做押獄之長。當下李勉吩咐道：「適來強人內，有個房德，我看此人相貌軒昂，言詞挺拔，是個未遇時的豪傑。有心要出脫他，因礙著眾人，不好當堂明放；托在你身上，覷個方便，縱他逃走。」取過三兩一封銀子，教與他做為盤費，速往遠處潛避，莫在近邊，又為人所獲。王太道：「相公吩咐，怎敢有違？但恐遺累眾獄卒，卻如何處？」李勉道：「你放他去後，即引妻小躲入我衙中，將申文俱做於你的名下，眾人自然無事。你在我左右做個親隨，豈不強如做這賤役？」王太道：「若得相公收留，在衙伏侍，萬分好了。」

將銀袖過，急急出衙，來到獄中，對小牢子道：「新到囚犯，未經刑杖，莫教聚於一處，恐弄出些事來。」小牢子依言，遂將眾人四散分開。王太獨引房德置在一個僻靜之處，把本官美意，細細說出，又將銀兩相贈。房德不勝感激道：「煩禁長哥致謝相公，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，死當作犬馬酬恩。」王太道：「相公一片熱腸救你，那指望報答？但願你此去改行從善，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。」房德道：「多感禁長哥指教，敢不佩領。」挨到傍晚，王太跟同眾牢子將眾犯盡上囚牀，第一個先從房德起，然後挨次而去。王太觀眾人正手忙腳亂之時，捉空窺過來，將房德放起，開了枷鎖，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，引至監門口。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，急忙開了獄門，撥他出去。

房德拽開腳步，不顧高低，他不敢回家，挨出城門，連夜而走。心中思想：「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，如今投兀誰好？」

想起當今，惟有安祿山最為天子寵任，收羅豪傑，何不投之？」

遂取路直范陽。恰好遇見個故友嚴莊，為范陽長史，引見祿山。那時安祿山久蓄異志，專一招亡納叛，見房德生得人材出眾，談吐投機，遂留於部下。房德住了幾日，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掙破天羅地網，撇開悶海愁城。

得意盡誇今日，回頭卻認前生。

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，吩咐眾牢子好生照管，將鑰匙交付明白，出了獄門，來至家中，收拾囊篋，悄悄領著妻子，連夜躲入李勉衙中，不提。

且說眾牢子到次早放眾囚水火，看房德時，枷鎖撇在半邊，不知幾時逃去了。眾人都驚得面如土色，叫苦不迭道：

「恁樣緊緊上的刑具，不知這死囚怎地摔脫逃走了？卻害我們吃屈官司！又不知從何處去的？」四面張望牆壁，並不見塊磚瓦落地，連泥屑也沒有，齊道：「這死囚昨日還哄畿尉相公說是初犯，倒是個積年高手。」內中一人道：「我去報知王獄長，教他快去稟官，作急緝獲。」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太家，見門閉著，一片聲亂敲，那裡有人答應。間壁一個鄰家走過來，道：「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，想是搬去了。」憲子道：

「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，那有這事？」鄰家道：「無過止這間屋兒，如何敲不應？難道睡死不成？」牢子見沒得有理，盡力把門楔開，原來把根木子反撐的，裡邊只有幾件粗重傢伙，並無一人。牢子道：「卻不作怪！他為甚麼也走了？」這死囚莫不倒是他賣放的？休管是不是，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。」把門依舊帶上，也不回獄，逕望畿尉衙門前來。恰好李勉早衙理事，牢子上前稟知。李勉佯驚道：「向來只道王太小心，不想恁般大膽，敢賣放重犯。料他也只躲在左近，你們四散去緝訪，獲到者自有重賞。」牢子叩頭而出。李勉備文報府。王鷲以李勉疏虞防閑，以不職奏聞天子，罷官為民。一面懸榜，獲房德、王太。

李勉即日納還官誥，收拾起身，將王太藏於女人之中，帶回家去。

不因濟困扶危意，肯作藏亡匿罪人？

李勉家道素貧，卻又愛做清官，分文不敢妄取，及至罷任，依原是個寒士，歸到鄉中，親率童僕，躬耕而食。

家居二年有餘，貧困轉劇。乃別了夫人，帶著王太並兩個家奴，尋訪故知，由東都一路，直至河北。聞得故人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，遂往謁之。路經柏鄉縣過，這地方離常山尚有二百餘裡。李勉正行間，只見一行頭踏，手持白棒，開道而來，呵喝道：「縣令相公來，還不下馬！」李勉引過半邊迴避。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，上張皂蓋，下乘白馬，威儀濟濟，相貌堂堂。卻又奇怪，面龐酷似前年釋放的強犯房德。忙報道：「相公，那縣令面龐與前年釋放的房德一般無二。」李勉也覺縣令有些面善，及聞此言，忽然省悟道：「真個像他。」

心中頗喜，道：「我說那人是個未遇時的豪傑，今卻果然，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職？」欲要上前去問，又恐不是，「若果是此人，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，來與他索報了，莫問罷。」吩咐王太禁聲，把頭回轉，讓他過去。那縣令漸漸近了，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，王太也在旁邊，又驚又喜，連忙止住從人，跳下馬來，向前作揖道：「恩相見了房德，如何不喚一聲，反掉轉頭去？險些兒錯過。」李勉還禮道：「本不知足下在此，又恐妨足下政事，故不敢相通。」房德道：「說那裡話！難得恩相至此，請到敝衙少敘。」李勉此時鞍馬勞倦，又見其意懇懇，答道：「既承雅情，當暫話片時。」遂上馬並轡而行。王太隨在後面。

不一時到了縣中，直至廳前下馬。房德請李勉進後堂，轉過左邊一個書院中來。吩咐從人不必跟入，只留一心腹幹辦陳顏在門口伺候，一面著人整備上等筵席，將李勉四個牲口，發於後槽喂養，行李即教王太等搬將入去。又教人傳話衙中，喚兩個家人來伏侍。那兩個家人，一個叫做路信，一個叫做支成，都是房德為縣尉時所買。且說房德為何不要從人入去？

只因他平日冒稱是宰相房玄齡之後，在人前誇炫家世，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，信以為真，把他十分敬重，今日李勉來至，相見之間，恐提起昔日為盜這段情由，怕眾人聞得，傳說開去，被人恥笑，做官不起，因此不要從人進去。這是他用心之處。當下李勉進入裡邊去看時，卻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，側邊又是兩間廂房。這書室庭戶虛敞，窗櫺明亮，幾榻整齊，器皿潔淨，架上圖書，庭中花卉，鋪設得十分清雅。乃是縣令休沐之所，所以恁般齊整。

且說房德讓李勉進了書房，忙忙的掇過一把椅子，居中安放，請李勉坐下，納頭便拜。李勉急忙扶住道：「足下如何行此大禮？」房德道：「某乃待死之囚，得恩相超拔，又賜贈盤纏，遁逃至此，方有今日。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，豈可不受一拜！」李勉是個忠正之人，見他說得有理，遂受了兩拜。

房德拜罷起來，又向王太禮謝，引他二人到廂房中坐地。便叮嚀道：「倘隸卒詢問時，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。」王太道：

「不消吩咐，小人自理會得。」房德復身到書房中，扯把椅兒，打橫相陪道：「深蒙相公活命之恩，日夜感激，未能酬報，不意天賜至此相會。」李勉道：「足下一時被陷，吾不過因便斡旋，何德之有？乃承如此垂念。」獻茶已畢，房德又道：「請問恩相，升在何任，得過敝邑？」李勉道：「吾因釋放足下，京尹論以不職，罷歸鄉裡。家居無聊，故遍遊山水，以暢襟懷。

今欲往常山，訪故人顏太守，路經於此。不想卻遇足下，且已得了官職，甚慰鄙意。」房德道：「原來恩相因某之故，累及罷官，某反苟顏竊祿於此，深切惶愧！」李勉道：「古人為義氣上，雖身家尚然不顧，區區卑職，何足為道。但不識足下別後，歸於何處，得幸此邑？」房德道：「某自脫獄，逃至范陽，幸遇故人引見安節使，收於幕下，甚蒙優禮，半年後即署此縣尉之職。近以縣主身故，遂表某為令。自愧譴陋菲才，濫叨民社，還要求恩相指教。」李勉雖則不在其位，卻素聞安祿山有反叛之志，今見房德乃是表舉的官職，恐其後來黨逆，故就他請教上，把言語去規訓道：「做官也沒甚難處，但要上不負朝廷，下不害百姓，遇著死生利害之處，總有鼎鑊在前，斧鑕在後，亦不能奪我之志。切勿為匪人所惑，小利所誘，頓爾改節，雖或僥倖一時，實是貽笑千古。足下立定這個主意，莫說為此縣令，就是宰相，亦盡可做得的。」房德謝道：「恩相金玉之言，某當終身佩銘。」兩下一遞一答，甚說得來。

少頃，路信來稟：「筵宴已完，請爺入席。」房德起身，請李勉至後堂，看時乃上下兩席。房德教從人將下席移過左旁。

李勉見他要旁坐，乃道：「足下如此相敘，反覺不安，還請坐轉。」房德道：「恩相在上，侍坐已是僭妄，豈敢抗禮？」李勉道：「吾與足下今已為聲氣之友，何必過謙。」遂令左右，依舊移在對席。從人獻過杯箸，房德安席定位。庭下承應樂人，一行兒擺列奏樂。那筵席杯盤羅列，非常豐盛：

雖無炮鳳烹龍，也極山珍海錯。

當下賓主歡洽，開懷暢飲，更餘方止。王太等另在一邊款待，自不必說。此時二人轉覺親熱，攜手而行，同歸書院。

房德吩咐路信，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鋪蓋，親自施設褥，提攜溺器。李勉扯住道：「此乃僕從之事，何勞足下自為！」房德道：「某受相公大恩，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鐙，尚不能報萬一，今不過少盡其心，何足為勞！」鋪設停當，又教家人另放一榻，在旁相陪。李勉見其言詞懇懇，以為信義之士，愈加敬重。兩下挑燈對坐，彼此傾心吐膽，各道生平志願，情投契合，遂為至交，只恨相見之晚，直至夜分，方才就寢。次日同僚官聞得，都來相訪。相見之是，房德只說：「昔年曾蒙識薦，故此有恩。」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，各備筵席款待。

話休煩絮。房德自從李勉到後，終日飲酒談論，也不理事，也不進衙，其侍奉趨承，就是孝子事親，也沒這般盡禮。

李勉見怎樣懇懇，諸事俱廢，反覺過意不去，住了兩日，作辭起身。房德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恩相至此，正好相聚，那有就去之理？須是多住幾月，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了。」李勉道：「承足下高誼，原不忍言別。但足下乃一縣之主，今因我在此，耽誤了許多政務，倘上司知得，不當穩便。況我去心已決，強留於此，反不適意。」房德料道留他不住，乃道：

「恩相既堅執要去，某亦不好苦留。只是從此一別，後會何期，明日容治一樽，以盡竟日之歡，後日早行何如？」李勉道：

「既承雅意，只得勉留一日。」房德留住了李勉喚路信跟著回到私衙，要收拾禮物饋送。只因這番，有分教李畿尉險些兒送了性命。正是：

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

所以恬淡人，無營心自足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房德老婆貝氏，昔年房德落薄時，讓他做主慣了，到今做了官，每事也要喬主張。此番見老公喚了兩個家人出去，一連數日，不見進衙，只道瞞了他做甚事體，十分惱恨。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裡，便待發作。因要探口氣，滿臉反堆下笑來，問道：「外邊有何事，久不退衙？」房德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大恩人在此，幾乎當面錯過。幸喜我眼快瞧見，留得到縣裡，故此盤桓了這幾日。特來與你商量，收拾些禮物送他。」貝氏道：「那裡什麼大恩人？」房德道：「哎呀，你如何忘了？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。只為我走了，帶累他罷了官職，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，路經於此。那獄卒王太也隨在這裡。」貝氏道：「原來是這人麼？你打帳送他多少東西？」房德道：「這個大恩人，乃再生父母，須得重重酬報。」貝氏道：「送匹絹可少麼？」房德呵呵大笑道：「奶奶倒會說要話，恁地一個恩人，這匹絹送他家人也少！」貝氏道：「胡說。你做了個縣官，家人尚沒處一注賺匹織。一個打抽豐的，如何家人便要許多？老娘還要算計哩。如今做我不著，再加匹，快些打發起身。」房德道：「奶奶怎說出恁樣沒氣力的話來？他救了我性命，又賚贈盤纏，又壞了官職，這匹絹當得甚的？」貝氏從來鄙吝，連這匹絹還不捨得的，只為是老公救命之人，故此慨然肯出，他已算做天大事的了，房德兀是嫌少。心中便有些不說，故意道：「一百匹何如？」房德道：「這一百匹只夠送王太了。」貝氏見說一百匹還只夠送王太，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，十分焦躁，道：「王太送了一百匹，畿尉極少也送得五百匹哩？」房德道：「五百匹還不夠。」貝氏怒道：「索性湊足一千何如？」房德道：「這便差不多了。」貝氏聽了這話，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：「呸！想是你失心瘋了！做得幾時官，交多少東西與我？卻來得這等大落！恐怕連老娘身子賣來，還湊不上一半哩。那裡來許多絹送人？」房德看見老婆發喉急，便道：「奶奶有話好好商量，怎就著惱！」貝氏嚷道：「有甚商量！你若有，自去送他，莫向我說。」房德道：「十分少，只得在庫上撮去。」貝氏道：

「噴噴，你好天大的膽兒！庫藏乃朝廷錢糧，你敢私自用得的！」

倘一時上司查核，那時怎地回答！」房德聞言，心中煩惱道：

「話雖有理，只是恩人又去得急，一時沒處設法，卻怎生處？」

坐在旁邊躊躇。

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恁般厚禮，就是割身上肉，也沒這樣疼痛，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，頓起不良之念，乃道：

「看你枉做了個男子漢，這些事沒有決斷，如何做得大官？我有個捷徑法兒在此，倒也一勞永逸。」房德認做好話，忙問道：

「你有甚麼法兒？」貝氏答道：「自古有言，大恩不報。不如今夜覷個方便，結果了他性命，豈不乾淨。」只這句話，惱得房德微耳根通紅，大喊道：「你這不賢婦！當初只為與你討匹布兒做件衣服不肯，以致出去求告相識，被這班人誘去入伙，險些兒送了性命。若非這恩人，舍了自己官職，釋放出來，安得今日夫妻相聚？你不勸我行些好事，反教傷害恩人，於心何忍！」貝氏一見老公發怒，又陪著笑道：「我是好話，怎倒發惡？若說得有理，你便聽了；沒理時，便不要聽，何消大驚小怪。」房德道：「你且沒有甚理？」貝氏道：「你道昔年不肯把布與你，至今恨我麼？你且想，我自□七歲隨了你，日逐所需，那一件不虧我支持，難道這兩匹布，真個不捨得？因聞得當初有個蘇秦，未遇時，合家佯為不禮，激勵他做到六國丞相。我指望學這故事，也把你激發。不道你時運不濟，卻遇這強盜，又沒蘇秦那般志氣，就隨他們胡做，弄出事來，此乃你自作之孽，與我什麼相干。——那李勉當時豈真為義氣上放你麼？」房德道：「難道是假意？」貝氏笑道：「你枉自有許多聰明，這些事便見不透。大凡做刑名官的，多有貪酷之人。就是至親至戚犯到手裡，尚不肯順情，何況與你素無相識，且又情真罪當，怎肯捨了自己官職輕易縱放了重犯？無非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，定有贓物窩頓，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順，將些去買上囑下，這官又不壞，又落些人已。不然如何一伙之中，獨獨縱你一個？那裡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，竟一溜煙走了，他這官又罷休。今番打聽著在此做官，可的來了。」房德搖首道：「沒有這事。當初放我，乃一團好意，何嘗有絲毫別念。如今他自往常山，偶然遇見，還怕誤我公事，把頭掉轉，不肯相見，並非特地來相尋，不要疑壞了人。」貝氏又歎道：「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，如何就信以為真。且不要論別件，只他帶著王太同行，便見其來意了。」房德道：「帶王太同行便怎麼？」貝氏道：「你也忒殺懵懂。那李勉與顏太守是相識，或者去相訪是真了；這王太乃京兆府獄卒，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去相訪？卻跟著同走。若說把頭掉轉不來招攬，此乃冷眼覷你可去相迎，正是他奸巧之處，豈是好意？如果真要到常山，怎肯又住這幾多時！」房德道：「他那裡肯住，是我再三苦留下的。」貝氏道：「這也是他用心處，試你待他的念頭誠也不誠。」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，被老婆這班話一聳，漸生疑惑，沈吟不語。貝氏又道：「總來這恩是報不得的。」房德道：「如何報不得？」貝氏道：「今若報得薄了，他一時翻過臉來，將舊事和盤托出，那時不但官兒了帳，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，性命登時就送。若報得厚了，他做下額子，不常來取索。如照舊饋送，自不必說；稍不滿欲，依然揚起舊案，原走不脫，可不是到底終須一結。自古道『先下手為強』，今若不依我言，事到其間，悔之晚矣！」

房德聽說至此，暗暗點頭，心腸已是變了。又想了想，乃道：「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德，他卻從無一字提起，恐沒這心腸。」貝氏道：「他還不曾見你出手，故不開口。到臨期自然有說話的。還有一件，他此來這番，縱無別話，你的前程，已是不能保了。」房德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貝氏道：「李勉至此，你把他萬分親熱，衙門中人不知來歷，必定問他家人，那家人肯替你遮掩？少不得以直告之。你想衙門人的口嘴好不利害，知得本官是強盜出身，定然當做新聞互相傳說。同僚們得知，雖不敢當面笑你，背後誹議也經不起。就是你也無顏再存坐得住。這個還算小可的事。那李勉與顏太守既是好友，到彼難道不說？自然一一道知其詳。聞得這老兒最古怪的，且又是他屬下，倘被遍河北一傳，連夜走路，還只算遲了。那時可不依舊落薄，終身怎處！如今急急下手，還可免得顏太守這頭出丑。」房德初時，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，故此暗地叮嚀王太。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，正投其所忌，遂把報恩念頭撇向東洋大海，連稱：「還是奶奶見得到，不然幾乎反害自己。但他來時，合衙門人通曉得，明日不見了，豈不疑惑？況那屍首也難出脫。」貝氏道：「這個何難？少停出衙，止留幾個心腹人答應，其餘都打發去了，將他主僕灌醉，到夜靜更深，差人刺死，然後把書院放了一把火燒了，明日尋出些殘屍剩骨，假哭一番，衣棺盛殮。那時人只認是火燒死的，有何疑惑！」房德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便要起身出衙。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，恐兩下久坐長談，說得入港，又改過念來，乃道：「總則天色還早，且再過一回出去。」房德依著老婆，真個住下。有詩為證：

猛虎口中劍，黃蜂尾上針。

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

自古道：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」房德夫妻在房說話時，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絹匹，專意攛唆老公害人，全不提防有人窺聽。況在私衙中，料無外人來往，恣意調唇弄舌。

不想家人路信，起初聞得貝氏焦躁，便覆在外壁牆上，聽他們爭多競少，直至放火燒屋，一句句聽得□分仔細。倒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原來我主人曾做過強盜，虧這官人救了性命。」

今反恩將仇報，天理何在！看起來這般大恩人，尚且如此，何況我奴僕之輩。倘稍有過失，這性命一發死得快了。此等殘薄之人，跟他何益！」又想道：「常言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』。何不救了這四人，也是一點陰鷲。」卻又想道：「若放他們走了，料然不肯饒我，不如也走了罷。」遂取些銀兩藏在身邊，覷個空，悄悄閃出私衙，一逕奔入書院。只見支成在廂房中烹茶，坐於檯上，執著扇子打盹。也不去驚醒他，竟窺入書院內。看王太時，卻都不在，只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，展玩書籍。

路信走近案傍，低低道：「相公，你禍事到了！還不快走，更待幾時？」李勉被這驚不小，急問：「禍從何來？」路信扯到半邊，將適才所聞，一一細說。又道：「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，特來通報，如今不走，少頃就不能免禍了。」李勉聽得這話，驚得身子猶如弔在冰桶裡，把不住的寒顫，急急為禮，稱謝道：「若非足下仗義救我，李勉性命定然休矣。大恩大德，自當厚報。決不學此負心之人。」急得路信跪拜不迭，道：

「相公不要高聲，恐支成聽得，走漏了消息，彼此難保。」李勉道：「但我走了，遺累足下，於心何安？」路信道：「小人又無妻室，待相公去後，亦自遠遁，不消慮得。」李勉道：「你乃大恩人，怎說此話？只是王太和兩個人同去買麻鞋了，卻怎麼好？」路信道：「待小人去尋來。」李勉又道：「馬匹俱在後槽，卻怎處？」路信道：「也等小人去哄他帶來。」急出書院，回頭看支成，已不在檯上打盹了。路信即走入廂房中觀看，卻也不在。

原來支成登東廝去了。路信只道被他聽得，進衙去報房德，心下慌張，覆轉身向李勉道：「相公，不好了！想被支成聽見，去報主人了。快走罷，等不及管家矣。」李勉又吃一驚，半句話也應答不出，棄下行李，光身子，同著路信踉踉蹌蹌搶出書院。衙役見了李勉，坐下的都站起來。李勉兩步並作一步，奔出儀門外。天幸恰有承直令尉出人的三騎馬繫在東廊下。路信心生一計，對馬夫道：「快牽過官馬來，與李相公乘坐，往西門拜客。」馬夫見是縣主貴客，且又縣主家吩咐，怎敢不依。連忙牽過兩騎。二人方才上馬，王太撞至馬前。路信連忙道：「王大叔來得好，快隨相公拜客。」又叫馬夫帶那騎馬與他乘坐，齊出縣門，馬夫緊隨馬後。路信再給馬夫道：

「相公因李相公明早要起身往府中去，今晚著你們洗刷李相公的馬匹，少停便來呼喚，不必跟隨。」馬夫聽信，便立住了腳道：「多謝大叔指教。」

三人離縣過橋轉西，兩個從人提了麻鞋從東趕來，問道：

「相公那裡去的？」王太道：「連我也不曉得。」李勉便喝道：

「快跟我走，不必多言！」李勉、路信加鞭策馬。王太見家主恁樣慌促，正不知要往那裡拜客，心中疑惑，也拍馬趕上。兩個家人也放開腳步，捨命奔趕。看看來到西門，遠遠望見三騎頭口魚貫進城。路信遙望認得是本衙幹辦陳顏，同著一個令史，那一人卻不認識。陳顏和令史見了李勉，滾鞍下馬聲喏。常言道：「人急計生。」路信便叫道：「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牲口，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？」李勉會意，遂收韁勒馬道：

「如此甚好。」路信向陳顏道：「李相公要去拜客，暫借你的牲口與管家一乘，少頃便來。」二人巴不得奉承李勉歡喜，指望在本官面前增些好言好語，可有不肯的理麼，連聲答應道：

「相公要用，只管乘去。」等了一回，兩個家人帶跌的趕到，走得汗淋氣喘。陳顏二人將鞭韁遞與兩個家人手上。上了馬，隨李勉趨出城門，縱開絲韁，二□個馬蹄，翻盞撒鉞相似，循著大道，望常山一路飛馬而去。正是：



拆破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支成上了東廡轉來，烹了茶，捧進書室，卻不見了李勉。又遍室尋覓，沒個影兒，想道：「一定兩日久坐在此，心中不舒暢，往外閒游去了。」約莫有一個時辰，尚不見進來。走出書院去觀看，剛至門口，劈面正撞著家主。原來房德被老婆留住，又坐了老大一大回，方起身打點出衙，恰好遇見支成，問：「可見路信麼？」支成道：「不見。想隨李相公出外閒走了。」房德心中疑慮，正待差支成去尋覓，只見陳顏來到。房德問道：「曾見李相公麼？」陳顏道：「方才在西門遇見。路信說，要往那裡去拜客，連小人的牲口，都借與他管家乘坐。一行共五個馬，飛跑如雲，正不知有甚緊事？」

房德聽罷，料是路信走漏消息，暗地叫苦。也不再問，覆轉身原入私衙，報與老婆知得。那婆娘聽說走了，倒吃一驚道：

「罷了，罷了！這禍一發來得速矣！」房德見老婆也著了急，慌得手足無措，埋怨道：「未見得他怎地！都是你說長道短，如今倒弄出事來了。」貝氏道：「不要急。自古道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』事到其間，說不得了。料他去也不遠，快喚幾個心腹人，連夜追趕前去，扮作強盜，一齊砍了，豈不乾淨？」房德隨喚陳顏進衙，與他計較。陳顏道：「這事行不得，一則小人們只好趨承奔走，那殺人勾當，從不曾習慣。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，反送了性命。小人倒有一計在此，不消勞師動眾，教他一個也逃不脫。」房德歡喜道：「你且說，有甚妙策？」

陳顏道：「小人間壁一月前，有一個異人搬來居住，不言姓名，也不做甚生理。每日出外，酣醉而歸。小人見他來歷蹊蹺，行蹤詭秘，有心去察他動靜。忽一日，有一豪士青布錦袍，躍馬而來，從者數人，逕到此人之家，留飲三日方去。」

小人私下問那從者實主姓名。都不肯說。有一個人悄悄對小人說：『那人是個劍俠，能飛劍取人之頭，又能飛行，頃刻百里。」

且是極有義氣，曾與長安市上代人報仇，白晝殺人，潛蹤於此。』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，只說被李勉陷害，害他報仇。」

若得應允，便可了事。」貝氏在屏風後聽得，便道：「此計甚妙。快去求之。」房德道：「多少禮物送去？」陳顏道：「他是个義士，重情不重物，得三百金足矣。」貝氏竭力攬掇，備就了三百金禮物。天色傍晚，房德易了便服，陳顏、支成相隨，也不乘馬，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裡。原來卻是一條冷巷，東鄰西捨不上四五家，甚是寂靜。陳顏留房德到裡邊坐下，點起燈火，窺探那人。」

等了一回，只見那人又是酣醉回來。陳顏報知房德。陳顏道：「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，更要屈膝與他，這事方諧。」

房德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一齊到了門首，向門上輕輕扣上兩下，那人開門出問：「是誰？」陳顏低聲答道：「今乃本縣知縣相公，虔誠拜訪義士。」那人道：「咱這裡沒有什麼義士。」便要關門。

陳顏道：「且莫閉門，還有句說話。」那人道：「咱要緊去睡，誰個耐煩！有話明日來說。」房德道：「略話片時，即便相別。」

那人道：「有甚說話，且到裡面來。」三人跨進門內，掩上門兒，引過一層房子，乃是小小客房。房德即倒身下拜道：「不知義士駕臨敝邑，有失迎迓，今日幸得識荆，深慰平生。」那人扶住道：「足下乃一縣之主，如何行此大禮！豈不失了體面？」

況咱並非什麼義士，不要錯認了。」房德道：「下官專來拜訪義士，安有差錯之理？」教陳顏、支成將禮物奉上，說道：

「些小薄禮，特奉義士為斗酒之資，望乞哂留。」那人笑道：

「咱乃閭閻無賴，四海無家，無一技一能，何敢當義士之稱？」

這些禮物也沒用處，快請收去。」房德又躬身道：「禮物雖微，出自房某一點血誠，幸勿峻拒。」那人道：「足下驀地屈身匹夫，且又賜厚禮，卻是為何？」房德道：「請義士收了，方好相告。」那人道：「咱雖貧賤，誓不取無名之物。足下若不說明白，斷然不受。」房德假意哭拜於地道：「房某負戴大冤久矣！今仇在目前，無能雪恥；特慕義士是個好男子，賽過聶政、荊軻，故敢斗膽叩拜階下，望義士憐念房某含冤負屈，少展半臂之力，刺死此賊，生死不忘大德！」那人搖手道：「我說足下認錯了，咱資身尚且無策，安能為人謀大事？況殺人勾當，非同小可，設或被人聽見這話，反是累咱家，快些請回。」言罷轉身，先向外走。房德上前，一把扯住道：「聞得義士素抱忠義，專一除殘祛暴，濟困扶危，有古烈士之風。今房某身抱大冤，義士反不見憐，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！」道罷，又假意啼哭。

那人冷眼瞧了這個光景，認得真情，方道：「足下真個有冤麼？」房德道：「若沒大冤，不敢來求義士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恁樣，且坐下，將冤屈之事並仇家姓名，今在何處，細細說來。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」兩下遂對面而坐，陳顏、支成站於旁邊。房德捏出一段假情，反說：「李勉昔年誣指為盜，百般毒刑拷打，陷於獄中，幾遍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，畢被人知覺，不致於死。幸虧後官審明釋放，得官此邑。今又與王太同來挾制，索詐千金，意猶未足；又串通家奴，暗地行刺，事露，適來連此奴挈去，奔往常山，要唆顏太守來擺佈。」把一片說話，妝點得□分利害。那人聽畢大怒道：「原來足下受此大冤。咱家豈忍坐視？足下且請回縣，在咱身上，今夜往常山一路，找尋此賊，為足下報仇。夜半到衙中復命。」房德道：「多感義士高義。某當秉燭以待。事成之日，另有厚報。」

那人作色道：「咱一生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個希圖你的厚報？這禮物咱也不受。」說猶未絕，飄然出門，其去如風，須臾不見了。房德與眾人驚得目睜口呆，連聲道：「真異人也！」

權將禮物收回，待他覆命時再送。有詩為證：

報仇憑一劍。重義藐千金。

誰謂奸雄舌，幾違烈士心！

且說王太同兩個家人，見家主出了城門，又不拜甚客，只管亂跑，正不知為甚緣故。一口氣就行了三□餘里，天色已晚，卻又不尋店宿歇。那晚乃是□三，一輪明月，早已升空，趁著月色，不顧途路崎嶇，負命而逃，常恐後面有人追趕。在路也無半句言語，只管趨向前去。約莫有二更天氣，共行了六□多里，來到一個村鎮，已是井陘縣地方。那時走得人困馬乏。路信道：「來路已遠，料得無事了，且就此覓個宿處，明日早行。」李勉依言，逕投旅店。誰想夜深了，家家閉戶關門，無處可宿，直到市梢頭，方覓得一個旅店。眾人一齊下馬，走入店門，將牲口卸了鞍轡，繫在槽邊喂料。路信道：「主人家，揀一處潔淨所在，與我們安歇。」店家答道：「不瞞客官說，小店房頭，沒有個不潔淨的。如今也只空得一間在此。」店家掌燈，引入房中。

李勉向一條板凳上坐下，覺得氣喘吁吁。王太忍不住問道：「請問相公，那房縣主惓惓苦留，明日撥夫馬相送，從容而行，有何不美？卻反把自己行李棄下，猶如逃難一般，連夜奔走，受這等勞碌！路管家又隨著我們同來，是甚意故？」

李勉歎口氣道：「汝那知就裡！若非路管家，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矣。今幸得脫虎口，已謝天不盡了。還顧得什麼行李、辛苦？」王太驚問其故。李勉方待要說，不想店主人見他們五人五騎，深夜投宿，一毫行李也無，疑是歹人，走進來盤問腳色，說道：「眾客長做甚生意？打從何處來，這時候到此？」

李勉一肚子氣恨，正沒處說，見店主相問，答道：「話頭甚長，請坐下了，待我細訴。」乃將房德為盜犯罪，憐其才貌，暗令王太釋放，以致罷官；及客游遇見，留回厚款，今日午後，忽然聽信老婆讒言，設計殺害，虧路信報知逃脫，前後之事，細說一遍。王太聽了這話，連聲唾罵：「負心之賊！」店主人也不勝嗟歎。王太道：「主人家，相公鞍馬辛苦，快些催酒飯來吃了，睡一覺好趕路。」店主人答應出去。

只見牀底下，忽地鑽出一個大漢，渾身結束，手持匕首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，一齊跪倒，口稱：

「壯士饒命！」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：「不必慌張，自有話說。咱乃義士，平生專抱不平，要殺天下負心之人。適來房德假捏虛情，反說公誣詔，謀他性命，求咱來行刺；那知這賊子恁般狼心狗肺，負義忘恩！早是公說出前情，不然，險些誤殺了長者。」李勉連忙叩下頭去，道：「多感義士活命之恩！」那人扯住道：「莫謝莫謝，咱暫去便來。」即出庭中，聳身上屋，疾如飛鳥，頃刻

不見。主僕都驚得吐了舌，縮不上去，不知再來還有何意。懷著鬼胎，不敢睡臥，連酒飯也吃不下。有詩為證：

奔走長途氣上衝，忽然牀下起青鋒。  
一番哀曲慙慙訴，喚醒奇人睡夢中。

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回來，大事已就，禮物原封不動，喜得滿臉都是笑靨。連忙整備酒席，擺在堂上，夫妻秉燭以待，陳顏也留在衙中伺候。到三更時分，忽聽得庭前鶴鷺鳴，落葉亂墜，一人跨入堂中。房德舉目看時，恰便是那個義士，打扮得如天神一般，比前大似不同。且驚且喜，向前迎接。那義士全不謙讓，氣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，居中坐下。房德夫妻叩拜稱謝。方欲啟問，只見那義士口忿怒，颯地掣出匕首，指著罵道：「你這負心賊子！李畿尉乃救命大恩人，不思報效，反聽婦人之言，背恩反噬。既已事露逃去，便該悔過，卻又假捏虛詞，哄咱行刺。若非他道出真情，連咱也陷於不義。爾你這負心賊一萬刀，方出咱這點不平之氣！」房德未及措辭，頭已落地。驚得貝氏慌做一堆。平時且是會說會講，到此心膽俱裂，嘴猶如膠漆黏牢，動彈不得。義士指著罵道：

「你這潑賤狗婦！不勸丈夫行善，反教他傷害恩人。我且看你肺肝是怎樣生的！」托地跳起身來，將貝氏一腳踢翻，左腳踏住頭髮，右膝捺住兩腿。這婆娘連叫：「義士饒命！今後再不敢了。」那義士罵道：「潑賤淫婦！咱也倒肯饒你，只是你不肯饒人。」提起匕首，向胸膛上一刀，直剖到臍下。將匕首銜在口中，雙手拍開，把五臟六腑摳將出來，血瀝瀝提在手中，向燈下照看道：「咱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，原來也只如此，怎生恁般狠毒！」遂撇過一邊，也割下首級，兩顆頭結做一堆，盛在革囊之中，揩抹了手上血污，藏了匕首，提起革囊，步出庭中，逾垣而去。

說時義膽包天地，話起雄心動鬼神。

再說李勉主僕在旅店中，守至五更時分，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，眾人一齊驚起，看時正是那義士。放下革囊，說道：「負心賊已被咱剖腹屠腸，今攜其首在此。」放下革囊，取出兩顆首級。李勉又驚又喜，倒身下拜道：「足下高義，千古所無。請示姓名，當圖後報。」義士笑道：「咱自來沒有姓名，亦不要人酬報。前咱從牀下而來，日後設有相逢，竟以『牀下義士』相呼便了。」道罷，向懷中取一包藥兒，用小指甲挑了少許，彈於首級斷處。舉手一拱，早已騰上屋簷，挽之不及，須臾不知所往。李勉見棄下兩個人頭，心中慌張，正沒擺佈。可霎作怪，看那人頭時，漸漸縮小，須臾化為一搭清水，李勉方才放心。坐至天明，路信取些錢鈔，還了店家，收拾馬匹上路。

又行了兩日，方到常山，逕入府中，拜謁顏太守。故人相見，喜笑顏開，遂留於衙署中安歇。顏太守見沒有行李，心中奇怪，問其緣故。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，不勝駭異。

過了兩日，柏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由，申文到府。原來是夜陳顏、支成同幾個奴僕，見義士行兇，一個個驚號鼠竄，四散躲避，直至天明，方敢出頭，只見兩個沒頭屍首橫在血泊裡，五臟六腑都摳在半邊，首級不知去向。桌上器皿，一毫不失。一家叫苦連天，報知主簿、縣尉，俱吃一驚，齊來驗過。細詢其情，陳顏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，求人行刺始末說出。主簿、縣尉，即點起若干做公的，各執兵器，押陳顏作眼，前去捕獲刺客。那時哄動合縣人民，都跟來看。到了冷巷中，打將入去，惟有幾間空房，那見一個人影。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，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，從實申報，在他面上怕有干礙，二則又見得縣主簿德。乃將真情隱過，只說半夜被盜越入私衙，殺死縣令夫婦，竊去首級，無從捕獲。

兩下週全其事。一面買棺盛殮。顏太守依擬，申文上司。

那時河北一路，都是安祿山專制，知得殺了房德，豈不去了一個心腹，倒下回文，著令嚴加緝獲。李勉聞了這個消息，恐怕纏到身上，遂作別顏太守，回歸長安故里。恰好王鷲坐事下獄，凡被劾罷官，盡皆起任。李勉原起畿尉，不上半年，即升監察御史。

一日，在長安街上行過，只見一人身衣黃衫，跨下白馬，兩個胡奴跟隨，望著節導中亂撞。從人呵喝不住。李勉舉目觀看，卻是昔日那牀下義士。遂滾鞍下馬，鞠躬道：「義士別來無恙？」那義士笑道：「虧大人還認得咱家。」李勉道：「李某日夜在心，安有不識之理？請到敝衙少敘。」義士道：「咱另日竭誠來拜，今日實不敢從命。倘大人不棄，同到敝寓一話何如？」李勉欣然相從，並馬而行。來到慶元坊，一個小角門內入去，過了幾重門戶，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。廳堂屋舍，高聳雲漢，奴僕趨承，不下數百。李勉暗暗點頭道：「真是個異人。」請入堂中，重新見禮，分賓主而坐。頃刻擺下筵席，豐富勝於王侯。喚出家樂在庭前奏樂，一個個都是明眸皓齒，絕色佳人。義士道：「隨常小飲，不足以供貴人，幸勿見怪。」

李勉滿口稱謝。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，至晚而散。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，再來拜訪時，止存一所空宅，不知搬向何處去了。嗟歎而回。

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封為汧國公。王太、路信，亦扶持做個小小官職。詩云：

從來恩怨要分明，將怨酬恩最不平。  
安得劍仙牀下土，人間遍取不平人！